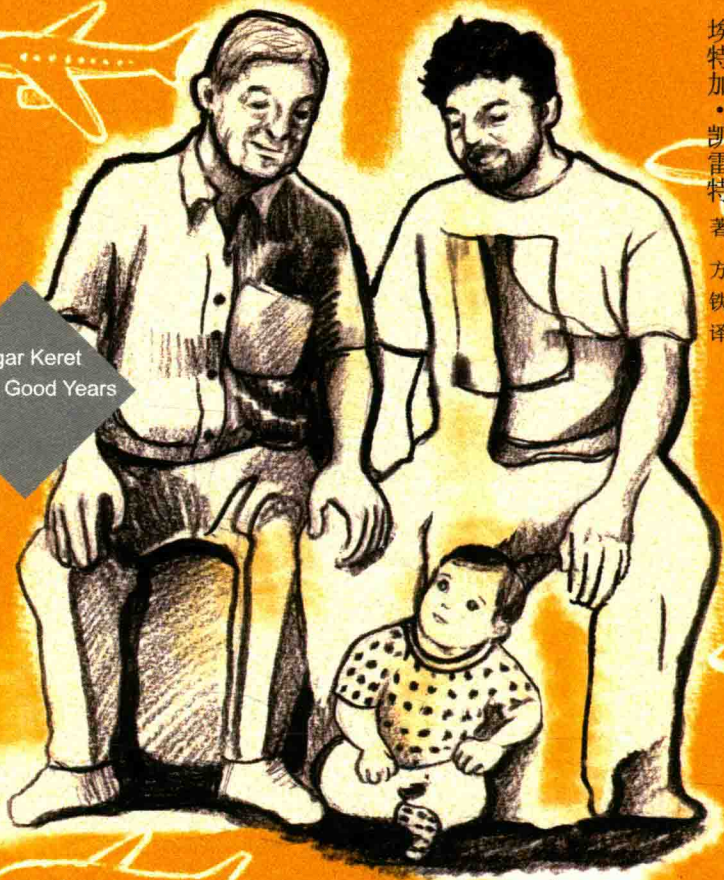


散文  
经典

# 美好的七年

「以色列」埃特加·凯雷特 著 方铁译

Etgar Keret  
Seven Good Years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 美好的七年



[以色列] 埃特加·凯雷特 著 方铁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好的七年 / (以)凯雷特著;方铁译. —上海:  
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5  
ISBN 978-7-5321-5917-8

I. ①美… II. ①凯… ②方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  
-以色列-现代 IV. ①I38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44337号

Copyright © Etgar Keret  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 
The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Hebrew Literature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9-2015-882

总策划: 黄育海  
责任编辑: 于晨  
选题策划: 仲召明 潘丽萍  
封面设计: 汪佳诗  
封面绘图: 马岱妹

美好的七年

[以色列]埃特加·凯雷特 著 方铁译  
上海文艺出版社  
上海市绍兴路74号  
新华书店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5.5 字数86,000  
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 
ISBN 978-7-5321-5917-8 / I · 4732  
定价: 25.00元

## 序

当一个作者说他写的一本书对他尤为重要时，他说得还不够全面。一本书的存在，必须起码对一个人尤为重要。有点运气的话，那会是这本书的读者们中的一位，但即使运气没这么好，作者本人总归会对它兴奋得像个自豪的家长一样。我觉得自己至少写了四本书后才意识到这点，而如今我对此了然于胸。然而我还是要说，这本书对我尤为重要。因为这是我写作超过二十五年后出版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；因为它让我作为写作者进入了新的领域，一个前所未有的领域，那么私密而易受中伤。这新地方太令人惊恐了，以至于我决定不以我的母语（希伯来语）、不在我住的地方（以色列）出版这本书，而仅与陌生人分享它。

就我自己所知，我总是有两种类型的故事：一种是我喜欢对切近的朋友和邻居讲述的故事，另一种是我总宁愿讲给在飞机或火车上坐我身边的某个人听的故事。这些故事是属于第二类的：关于我儿子问我的问题，以及我能给出的答案；关于我的父亲，他总是在我需要拯

救时来搭救我，但当他病了，我却不能同样对他施以援手；关于当我父亲生病时我在脸正中留了撮小胡子，以使人们不会问我“近来如何？”这个一时太难说清的问题；关于从未被满足的强烈欲望，关于一场悄无声息地变成我年幼儿子童年风景的漫无止境的战争。

在往后的一百多页中，你会跟我共乘一列有轨电车。当你读至最后一页，我会到站下车，彼此也许后会无期。这七年的旅程，自我儿子诞生始，至我父亲去世终，我希望一些来自其中的东西将同样触动你。

## 目录

### 序 1

### 第一年

突然，那事儿又发生了 3

成年婴儿 7

来电与应答 11

我们如何打仗 15

### 第二年

你，真诚的 21

在云端 25

陌生好伙伴 29

人民守卫者 34

梦之安魂曲 39

眼光长远 45

### 第三年

火柴梗战争 53

瑞典人想多了 57

操场败北 61

偶像崇拜 66

### 第四年

让炸弹飞 73

我令人哀悼的姐姐 78

小鸟的眼睛 84

### 第五年

故土设想 91

胖猫 94

装腔作势的人 99

无非另一个罪人 103

我的第一个故事 106

阿姆斯特丹 109

男孩们不哭 113

## 第六年

从头再来 117

在外过夜 122

公园之感 126

事 故 131

给我儿子的一撇小胡子 136

情缘威士忌 140

## 第七年

沿着我父亲的足迹 147

窄 屋 151

善良的代价 156

熏牛肉三明治 161



# 第一年



## 突然，那事儿又发生了

“我就是憎恨恐怖袭击。”一个瘦护士对另一个老护士说，“来点儿口香糖不？”

那老护士拿了片口香糖，点点头。“那你又能怎样？”她说，“我还讨厌急诊呢。”

“那跟急诊不一样，”瘦护士坚持道，“处理紧急事件我觉得没什么问题。但我跟你讲，这是恐怖袭击。摊上这事儿就全玩完了。”

这时，我正坐在产科病房门外的板凳上，思量她说得没错。刚一小时前我才欣喜若狂地带着我妻子到这儿，送我们来的是一位整洁得变态的出租车司机，当我妻子羊水破了的时候，他一个劲儿担心那会毁了他车子的坐垫。而现在我正忧郁地坐在走廊里，等着护士从急诊室出来。除了这两个护士，所有人都去帮助治疗在袭击中受伤的人了。我妻子的宫缩也减缓了。可能甚至连孩子都觉得整个儿生产的过程相形之下没那么要紧吧。在我去医院餐吧的路上，一些伤员被放在轮床上吱吱地从我身边推过。乘着出租车来医院的一路上，我妻子像个疯

女人似的尖叫着，但这些人却都很安静。

“你是埃特加·凯雷特吗？”一个穿方格子衬衫的家伙问我，“那个作家？”我很勉强地点点头。“呃，你都知什么？”他边说边从包里拉出一个小的磁带录音机，问道，“事情发生时你在哪里？”我迟疑了一下，他用一种同情的口吻说：“慢慢来，别有压力。你刚刚经历了创伤性打击。”

“我没遭遇这场袭击。”我解释道，“我今天是碰巧在这儿。我妻子要生了。”

“噢，”他一点儿都没试图掩饰他的失望，按下了录音机的停止键，说道，“恭喜了。”现在他坐到了我身边，给自个儿点燃了一支烟。

“也许你该和其他人谈谈。”我这么建议他，试图别让那“长好采”牌雪茄的烟在我脸上缭绕，“刚才，我看见他们把两个人推进了神经科。”

“他们是俄罗斯人，”他叹着气说道，“一个希伯来文都不识。再说了，无论如何那些人不会让你进入神经科的。这是我第七次来这家医院，会有哪些场面我都知道。”我们默然无语地在那儿坐了一会儿。他大概比我年轻十岁，但已经开始谢顶了。当他注意到我正看着他时，就笑着说：“真糟糕你当时不在那儿。一个作家对袭击的反应说不定会给我的文章增色不少。某个人新颖的感受，

细腻视角。每次袭击后，我得到的总是这样的反应：‘突然，我听到一声爆炸。’‘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了。’‘所有东西都被鲜血覆盖。’这样的话你能重复听几遍？”

“这不是他们的错，”我说，“那只是因为袭击总是差不多。面对一场爆炸和丧失知觉的死亡，你让人说得出口什么新颖的东西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他耸耸肩说道，“你才是作家。”

一些穿着白大褂的人开始从急诊室出来，去了产科病房。“你是从特拉维夫来的，”记者对我说，“你干吗一路找到这种垃圾地方来生孩子？”

“我们想让孩子自然分娩，这儿的妇产科……”

“自然分娩？”他窃笑着打断我，“对一个肚脐上垂着根缆绳从你老婆阴道里弹出来的小侏儒，有什么自然可说？”我甚至都没试图回应他。“我告诉我老婆，”他继续说道，“‘你要是生孩子，就得像美国人那样，做剖宫手术。我可不想因为我的关系，你被哪个婴儿撑得变了形。’如今只有原始社会的女人才像动物一样生孩子。好啦，我得去工作了。”他缓缓站起身来，又试了一次，“或许至少你对这次袭击想说点儿什么吧？”他问道，“它有没有改变你什么？比如会影响你给这个孩子取名或其他啥的。”我抱歉似的笑了笑。“没事儿，”他边说边眨眨眼，“伙计，希望一切顺利。”

六个小时后，一个肚脐上垂着根缆绳的侏儒弹出了我妻子的阴道并立刻大哭起来。我试着安抚他，让他确信没什么好担心的，等他长大的时候，中东事务会变得井然有序：和平会到来，不会再有任何恐怖袭击，即使千载难逢地遇上了一次，也总会有一些新颖的感受、细腻的视角去完美地描述它。他安静了一会儿，然后考虑着他下一步该怎么做。他应该天真一点——既然还是个新生的婴儿，但甚至连他都不买账，在犹豫了几秒，打了个嗝之后，他又哭了起来。

## 成年婴儿

当我还是个孩子时，我父母带我去欧洲。那次旅程中最激动人心的不是大本钟或埃菲尔铁塔，而是从以色列去伦敦的飞行——说得更准确点，是飞机餐。托盘上放着一个小罐可口可乐，旁边是一盒不比香烟盒大的玉米片。

我打开那份小东西，发现那罐可乐喝起来味道跟普通装的一模一样，玉米片也真的可以吃时，惊讶变成了真正的兴奋。很难确切地解释这兴奋源自何处。我们所讨论的不过是一份更小包装的软饮料和早餐谷物，但当我七岁时，我确信自己见证了奇迹。

如今，三十年后，坐在特拉维夫的起居室里看着我两周大的儿子，我差不多也有同感：这儿有个人体重不足十磅，在他体内却和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一样有愤怒、无聊、恐惧和平静。给他套上西服三件套，戴上劳力士手表，给他手里拎个小公文包，把他推入社会，他照样能眼睛眨也不眨地沟通、作战、签协议。是的，他不说话。他也会只争朝夕地让自己堕落。我首先承认在他被

发射进太空或被允许驾驶 F-16 战斗机前还应该学点儿东西。不过总的来说，他已经是一个被包裹在十九英寸的蜡烛包中的完整的人，和任何其他人都不同，是一个激进的、古怪的人，一个像样的人物，那种你尊敬却不能完全理解的人。因为，除却身高和体重不表，像所有复杂的人一样，他有许多侧面。

我儿子是个受神启的人：像有的人读了很多佛教方面的书，或是听了两三场大师的讲座，甚至还在印度拉过肚子，但我还是必须说，我儿子才是我见过的最通灵的人。他的确活在当下：他不曾有过怨恨，也不忧惧将来。他的自我彻底地自由。他从不试图维护荣誉或赢取信任。另外说一句，他的爷爷奶奶已经给他开立了一个储蓄账户，爷爷每次摇晃着他的摇篮，跟他讲自己为他准备的高利率储蓄在预期的个位数通货膨胀率之下，二十一年后到期时将有多少钱。小东西没有回应。不过随后爷爷计算起基准利率的不定因素时，我注意到我儿子额头上现出了皱纹——他的无忧世界的第一道裂缝。

我儿子是个瘾君子：我要向所有正读此书的瘾君子 and 戒毒者抱歉，不过恕我直言，他们上瘾所受的苦远不及我儿子。如每一个真正的瘾君子，他不像其他人有多样的选择来度过休闲时光——类似于读本好书、晚间散步或看美国职业男篮季后赛。对他来说，只有两种可能：



一个乳房或者地狱。“用不了多久你会发现世界有多精彩——姑娘们，酒精，非法的网上博彩。”我试图用这些去抚慰他。但是在那些允诺兑现之前，我们都知道将只有乳房会出现。对他、对我们来说都很幸运的是，他有个装备了两只乳房的母亲。即使遇到最糟糕的剧情，一只乳房坏掉了，总还有只备用的。

我儿子是个精神病患者：有时候我晚上醒来，看见他在我身边的床上晃着小手指，就像个正消耗电池电量的玩具，发出奇怪的喉音，我脑海中禁不住浮现出恐怖电影《灵异入侵》中那个叫恰奇的娃娃<sup>①</sup>。他们差不多一样高，一样性格暴躁，一样不持任何圣物。这是我两周大的儿子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：他没有哪怕一丁点儿道德感，一盎司都没有。种族主义、不平等、迟钝、歧视，他都毫不在乎。他对超越于他的直接驱动力和欲望之上的东西都毫无兴趣。对他来说，其他人是下地狱还是去绿色和平组织都无所谓。现在他所想要的全部就是好喝的奶或减轻尿布疹了，如果达成这些需要毁灭世界的话，只要指给他看那个毁灭按钮就行了。他会二话不说，毫不犹豫地按下去。

---

① 在电影《灵异入侵》(Child's Play)中，连环杀人犯查尔斯·雷在被警察追捕过程中，将灵魂转移到了一个玩具恰奇(Chucky)身上，变成了一个充满恐怖与罪恶的娃娃。